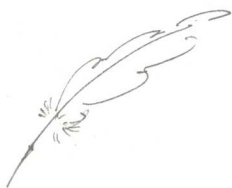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德] 施特格迈尔 Werner Stegmaier ● 著

尼采引论

Friedrich Nietzsche zur Einführung

田立年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尼采引论

Friedrich Nietzsche zur Einführung

[德]施特格迈尔 Werner Stegmaier | 著

田立年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尼采引论/(德)施特格迈尔著;田立年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6. 6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8790-0

I. ①尼… II. ①施… ②田… III. ①尼采, F.W. (1844~1900)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2867 号

Friedrich Nietzsche zur Einführung by Werner Stegmaier

©2011 by Junius Verlag GmbH

All Rechte vorbehalte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1830 号

尼 采 引 论

作 者 [德]施特格迈尔

译 者 田立年

责任编辑 陈希米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78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尼采注疏集”出版说明

尼采是我国相当广泛的读书人非常热爱的德语作家,惜乎我们迄今尚未有较为整全的汉译尼采著作集。填补我国学园中的这一空白,读书界早已翘首以待。

“全集”通常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指著作者写下的所有文字的汇集,包括作者并未打算发表的笔记、文稿和私信等等。从这一含义来看,意大利学者柯利(Giorgio Colli)和蒙梯纳里(Mazzino Montinari)编订的十五卷本“考订版尼采文集”(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缩写KSA,实为十三卷,后两卷为“导论”、各卷校勘注和尼采生平系年),虽享有盛名,却并非“全集”,仅为尼采生前发表的著作和相关未刊笔记,不含书信。柯利和蒙梯纳里另编订有八卷本“考订版尼采书信集”(Sämtliche Brief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8 Bänden*)。

其实,未刊笔记部分,KSA版也不能称全,因为其中没有包含尼采在修习年代和教学初期的笔记——这段时期的文字(包括青年时期的诗作、授课提纲、笔记、书信),有数位学者历时数十年编辑而成的五卷本“尼采早期文稿”(Frühe Schriften: *Werke und Brief 1854 - 1869*; Joachim Mette 编卷一、二; Karl Schlehta/Mette 编卷三、四; Carl Koch/Schlehta 编卷五)。

若把这些编本加在一起(除去KSA版中的两卷文献),共计26

卷之多,全数翻译过来,我们是否就有了“尼采全集”?

柯利和蒙梯纳里起初就立志要编辑真正的“尼采全集”,可惜未能全工,在柏林-布兰登堡学园(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支持下,四位学者(Volker Gerhardt、Norbert Miller、Wolfgang Müller-Lauter 和 Karl Pestalozzi)接续主持编修(参与者为数不少),九十年代中期成就44卷本“考订版尼采全集”(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44 Bände,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67—1995,共九大部分,附带相关历史文献)。我国学界倘若谁有能力和财力全数翻译,肯定会是莫大的贡献(最好还加上 Supplementa Nietzscheana[尼采补遗],迄今已出版7卷)。

“全集”的第二个含义,指著作者发表过和打算发表的全部文字,这类“全集”当称为“著作全集”(KSA版十五卷编本有一半多篇幅是尼采1869—1889年的未刊笔记,尼采的著作仅占其中前六卷,未刊笔记显然不能称“著作”)。尼采“著作全集”的编辑始于十九世纪末。最早的是号称 Großoktavausgabe 的19卷本,1894年开始出版,其时病中的尼采还在世,前八卷为尼采自己出版过的著作,九卷以后为遗稿;然后有 Richard Oehler 等编的 *Musarion* 版23卷本(1920—1929)、Alfred Bäumler 编订的 *Kröner* 版12卷本(1930年始陆续出版,1965年重印)。这些版本卷帙过多,与当时的排印技术以及编辑的分卷观念相关,各具历史功绩。

1956年,施勒希塔(Karl Schlechta)编订出版了“三卷本尼采著作全集”(Werke in 3 Bänden),附索引一卷,袖珍开本,纸张薄、轻而柔韧,堪称精美的“尼采著作全集”。尼采自己出版的著作精印为前两卷,卷三收尼采早期未刊文稿和讲稿以及“权力意志”遗稿。KSA版问世后,施勒希塔编本因卷帙精当仍印行不止——迄

今已印行十余版(笔者所见最近的重印本为1997年),引用率仍然很高。

施勒希塔编本最受病诟的是采用了尼采胞妹编订的所谓“权力意志”遗稿(中译《权力意志》,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由于没有编号,这个笔记编本显得杂乱无章(共辑1067条),文本的可靠性早已广受质疑。KSA版编辑尼采笔记以年代为序,从1869年秋至1889年元月初,长达近20年(七至十三卷,近五千页),其中大部分不属遗著构想,所谓“权力意志”部分仅为12和13卷(中译本,《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有研究者认为,尼采并没有留下什么未完成的遗著,“权力意志”(或者“重估一切价值”)的写作构想,其实已见于最后的几部著作(《偶像的黄昏》《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敌基督》)——尼采想要说的已经说完,因此才写了《瞧,这个人》。按照这种看法,尼采的未刊笔记中并没有任何思想是其已刊著作中没有论及的。

研究尼采确乎当以尼采发表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研读尼采或充满激情或深具匠心地写下并发表的文字。尽管尼采的书显得好看,实在不容易读(首先是不容易译),编译尼采著作,不仅当以尼采的著作为主,要同时注重注释和解读。

我们这个汉译“尼采注疏集”含三个部分:

1. 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收尼采的全部著作,以KSA版为底本(其页码作为编码随文用方括号注出,便于研读者查考),并采用KSA版的校勘性注释和波恩大学德语古典文学教授Peter Pütz教授的“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共十卷)中的解释性注释(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采集法译本和英译本的注释——Gilles De-

leuze/Maurice de Gandillac 主编的 Galimard 版法译全集本主要依据 KSA 版;英译权威本为“剑桥版尼采著作全集”);

2. 尼采未刊文稿——选编重要的早期文稿(含讲稿和放弃了
的写作计划的残稿)、晚期遗稿和书信辑要;

3. 阅读尼采——选译精当的文本解读专著或研究性论著/
文集;

由此形成一套文本稳妥、篇幅适中、兼顾多面的“尼采笺注
集”,虽离真正的“汉译尼采全集”的目标还很遥远,毕竟可为我们
研读尼采提供一个较为稳妥的基础。

“尼采注疏集”是我国学界研究尼采的哲学学者和德语文学学
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各位译者都有很好的翻译经验——这并不意味
着译本无懈可击,编译者的心愿是,为尼采著作的汉译提供一种
尝试。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6 年 5 月

尼采的赠礼

就像是一间小客栈，来有求者不拒，而去者忘怀或竟嘲笑！他没有任何优势，既没有更精美的饮食，也没有更纯净的空气，也没有更欢乐的心灵——但他赠予，回报，交流，和变得更为贫穷！他是如此谦卑，无论什么人走近他都不会自惭！加自己以许多的不公，蜗行于一切错误的篆道上，以便沿着那许多隐蔽灵魂的秘密道路走到他们的内心深处！永远地怀有某种爱，同时又永远怀有某种自私和自我欣赏！拥有一块领地，同时又隐姓埋名和拱手相让！永远躺在优美的和煦阳光之中，然而又知道通向崇高的阶梯伸手可及！——这将是一种真正的生活！一种使人有理由活的更长的生活！（尼采，《朝霞》449）

在这本引导读者阅读和思考尼采哲学的著作中，作者施特格迈尔（Werner Stegmaier）没有集中关注尼采那些为人耳熟能详的著名概念和学说，而是将尼采的概念和学说放到尼采生活、思考、写作的语境脉络中来加以理解和考察，并希望这种理解和考察最终反过来在读者自己的生活、思考、写作的语境脉络中产生某种影响，发挥某

种作用。一种“个体间哲学思考”(inter-individuellen Philosophierens)——施特格迈尔这样称尼采的哲学思考。如此,则尼采哲学的主要使命——按照施特格迈尔的理解——即在一个上帝已死、形而上学体系失效的时代为人类的思考和行动提供某种哲学定向,庶几告成矣。因为,以施特格迈尔之理解,尼采为读者所提供的哲学定向就是让他们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能力为自己做出某种定向(orientierung)。他对读者的要求只是他们不能没有定向或随便做出什么定向。施特格迈尔称,尼采的哲学思考“严格地在皮肤之下进行”(geht buchst? blich unter die Haut),这意味着,它不再像传统形而上学一样具有一个超个人的基础。但是,它并非因此就限于一己皮肤之下,它同时还具有一种超越个体的“个体间性”的指向。虽然它不再能够凭借这一超越指向而像传统形而上学一样教条地教导和信仰,但一种个体性的哲学思考可以作为示范和启发对另一个个体的哲学思考发挥某种影响,产生某种作用。

与一种超验或先验的哲学体系相比,一种个体间哲学思考的产生影响和接受影响更多像是赠送礼物和接受礼物,而不是神圣的启示或无可更改的永恒真理,充满偶然和不确定性,它将认识和事物保留在某种个体间交流的必然分散和开放状态上。因此,“赠礼”(Das Schenken, gift-giving)而不是“真理”乃成为尼采哲学的核心概念。尼采自称《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他的巅峰之作,是他送给人类的“最大礼物”。在这部书的副标题中,尼采称这是一本“为每一个人而又不为任何一个人写的书”(Ein Buch für Alle und Keinen)——真理在赠礼中同时到来和自我取消,赠礼本身对于赠送者和接受者的一种双重疏离的舞蹈:“永远地怀有某种爱,同时又永远怀有某种自私和自我欣赏!拥有一块领地,同时又隐姓埋名和拱手相让!永远躺在优美的和煦阳光之中,然而又知道通向崇高的

阶梯伸手可及!”“真理”于是得以保存为“真理”，“谜”，“女人”。

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现存四卷形式的开头和结尾场景中,我们看到的都是,扎拉图斯特拉在学习太阳所具有的赠礼的美德,然后下山实践这种美德。因此,《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全书可以被看作这种赠礼美德的实践。扎拉图斯特拉在第一卷最后专门就赠礼的道德发表演讲,他称赠礼的美德是他的“唯一美德”和“最高美德”(《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论赠礼的美德”)。施特格迈尔认为,必须在“太阳”的比喻下来理解扎拉图斯特拉的全部教导。“赠礼”是尼采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而全部尼采哲学思考本身,也可以被看作一种赠礼实践。

赠礼的产生:作为自我解脱的尼采哲学

有两种常见的尼采解释方式。一种是几乎完全用传记性材料来解释或还原尼采思想。丹豪瑟(Werner Danhauser)说,现代人喜欢给一个思想家做心理分析,而不是分析他的思想,尼采从这种做法中吃到的苦头比大多数思想家都要多,虽然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尼采自己使这种现代爱好具有了可敬的思想外表。^①另一种是忽视个人传记性因素,抽象地理解和表达尼采思想。例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其开创性的尼采研究中,认为所有思想家都思考“同一个东西”,并将尼采思想概括为“权力意志”“永恒复返”“超人”“虚无主义”等等教条,尼采被定位为“最

^①参丹豪瑟,《尼采眼中的苏格拉底》,田立年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页5、6。

后一个形而上学家”。^①

在这本介绍尼采思想的著作中,施特格迈尔试图将这两种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联系尼采的生平和写作等传记性因素同时又超出这些因素来理解尼采,探讨尼采个人性哲学思考的普遍的个体间的意义。在他看来,尼采是一个哲学家,其使命是寻求解脱和解放:从信仰中解放出来,从各种精神枷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最后变成“自由的精神”。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尼采的疾病,这一最重要的传记性、个人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对尼采帮助最大。但是,尼采的自我解放超出了疾病等传记性因素的范围,对其他读者具有普遍示范和启发的哲学意义。因此,不了解尼采的生平,我们将无法理解尼采的哲学思想,但仅仅了解尼采的生平,我们也将无法理解尼采的哲学思想。(参本书第二章)

例如,尼采主要以格言方式写作。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赋予格言以如此重要意义,并给格言这一写作方式打上如此深刻的烙印。但是,促使尼采选择这一写作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并非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性的根据,而是尼采本人的一种偶然存在条件:他由于“头痛和视力不佳”而不得不采用“倒霉的电报文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尼采也很快从他的困境中找到了一种美德;随着格言的传记学上的必要性而来的是对于格言的文学意义的认识,以及随着对格言的文学意义的认识而来的是对格言的哲学意义的认识。对尼采来说,格言简洁有力,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为不同个体之间的哲学思考留下了游戏空间;格言将所要表达的观点尖锐化,可以使其脱离惯常语境,自由地进入新的、不同的语境,因而消除了形而上学家所追求的体系形式;格言由孤立的、自为的、直

^①参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接照亮自己的思想组成,对未来更开放,因此,虽然格言简明地概括思想,但却不会使思想重新变成形而上学。又比如,尼采自称自己以“中立性”和“客观性”著称,是“颠倒视角的大师”和价值重估者,但与通常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做法不同,这种客观性不是建立在某种超个人的形而上学或某种神圣性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他的独特的生理条件上:从他父亲那里他继承了威胁生命的疾病,而从他母亲那里他继承了坚不可摧的生命力。(参本书第二章)

因此,尼采的哲学思考首先是一种自我解脱和自我克服。尼采称他的哲学思考为“大解脱”。这种解脱确实将尼采从某种生理和生活困境中解脱出来,上升到作为“健康学说”的哲学思考和哲学学说,但是,它并没有将他解放到一个远离人世的彼岸世界和超越世界,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甚至神学说创造者,而是解放到人世之中,作为生病和恢复健康的正常的人,面对同样处于“困境”中的其他个体。尼采的哲学思考是在“皮肤之下进行”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后,它也是在“皮肤”之间进行的。在这个高度上,他没有提供普遍的救赎学说,而是用他自己的患病和康复的例子,向其他个人表明了一种通过哲学救赎和解脱的可能性。关于这种哲学解脱和救赎实践,他在各种著作中加以表述,并在《瞧这个人》中钩玄提要地现身说法,而其他人对此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加以改造也可以完全机械地加以遵守。他们也可以把他的生动具体的哲学思考搞成几个核心概念和体系。设若如此,那么,这是接受者的体系,而不是尼采自己的体系。^① (参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① 韦伯称表明这种解脱的“何所来”和“何所去”以及“如何做”乃是诸世界图像的根本作用。韦伯在《比较宗教学导论——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中说:“人们希望‘自何处’被拯救出来、希望被解救到‘何处去’,以及……‘要如何’才能被拯救,这些问题的解答全在于个人的世界图像。”见《韦伯作品集 V: 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 年,页 477。

赠礼的典范和原型：扎拉图斯特拉的太阳

关于他自己的哲学思考的性质，关于读者应该如何理解和对待他的学说，尼采在其笔记和著作中，包括在其巅峰之作《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多次加以描述。当扎拉图斯特拉离开人世，在高山之巅的孤独中呆了十年之久，培养和积累他的智慧直到充溢的程度，他感到一种“充溢的痛苦”，他处于一种个人的“困境”中，急需哲学将他从其中解脱出来，急需像太阳一样赠送和分发他的智慧。扎拉图斯特拉渴望倾空自己，像太阳一样走到海的那边，走到世界的那边，于是他开始“下降”，开始教导“永恒复返”和“超人”。

在这一太阳比喻中，尼采的哲学思考是一种上升，但它又拒绝上升到柏拉图的理念和作为最高理念的“太阳”的高度。扎拉图斯特拉所学习的太阳与柏拉图洞穴比喻和太阳比喻中的太阳具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二者都是高高辐射生命和热量、并且带来认识之光的天体。然而，二者也有重要不同。尼采的太阳与柏拉图的太阳实际上具有一种竞争关系。柏拉图的太阳是一个超越甚至神圣的太阳，它位于形而上学体系的最高点，君临万物，通体是善，乃是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神学的来源，它本身无需被照耀者，它的光线和形象并非赠送给被照耀者的礼物，而是被照耀者自己的模仿和主动寻找。而尼采的太阳则处于一个低得多的地位，一个中间位置，按照尼采自己的骄傲宣称也不过仅仅“在人和时代之上 6000 英尺”而已，它与它所赐予光、热和生命的对象——在上面的图景中是扎拉图斯特拉和他的动物，在扎拉图斯特拉成为太阳式赠礼者的情况下则是他之外的一切——实际上是平等的，它每天来到扎拉图斯特拉的山洞前；扎拉图斯特拉作为这个太阳照耀的对象与其关系亲密，

以“你”(du)相称;扎拉图斯特拉甚至在表示感激太阳送来光和热的同时,称这是一种相互感激、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的关系,因为没有被照耀的对象,太阳亦无幸福可言;当扎拉图斯特拉学习太阳期满,自己也成为欲给出自己的太阳时,他也必须走下高山之巅,开始下降和沉没,重新成为凡人。柏拉图的太阳只有一个,而尼采的太阳则有许多变形:善的理念反对万物皆权力意志。

在向太阳宣布感激照耀和学习像太阳一样下降的同时,尼采同时强调,太阳并非绝对的赐予者,而是同时也是需要被赠礼者的接受者,处于与需要阳光照耀或智慧的被赠礼者相反但同样深刻的困境中。充溢的生命同时也是充溢的痛苦,它渴望释放自己,必须释放自己,但是如果没有释放的对象,它就不可能释放自己:

你伟大的天体啊! 如果没有你所照耀的人们,你有何幸福可言哩!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言”,钱春绮译文,下引同)

在随后的著名的“夜歌”里,尼采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像太阳一样下降到人们中间倾空自己的作为赠礼教导者的扎拉图斯特拉的贫乏:

我的手总是不停地赠予,这就是我的贫穷;我看着期待的眼睛和充满渴望的明亮的夜,这就是我的嫉妒。

哦,一切赠予者的不幸啊! 哦,我的太阳的日蚀啊!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夜歌”)

在扎拉图斯特拉的歌里,光哀叹自己的孤独,哀叹自己生活在

自己的光里,渴望自己是夜,像夜一样黑暗,梦想着受取者甚至盗取者是多么幸福。^① 在此存在着吸引者和被吸引者,照耀者和被照耀者的某种互相置换和紧张。

因此,与柏拉图的太阳相比,尼采的太阳不仅是充溢的,时刻准备赠送和献出自己的,而且是凡俗、有限和贫乏的,时刻有可能欲馈赠而不得,被接受者所完全拒绝,因而无法释放自己的“充溢的痛苦”的。它就在这种充溢和贫乏的双重约束下静静地燃烧,输送并非绝对强烈但仍然绵绵不绝的光和热。这并不奇怪。如果上帝,最高的太阳,已经陨落(尼采在《快乐的科学》386 中描写了这个太阳在太空中的陨落),那么,绝对的照耀和辐射强度就不再可能,充溢将被压缩到一个个有限的生命实体之中,温和和断续地发出光和热。这种光和热将不再高于它的照耀对象,因而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它则不能发挥作用。在不同的条件下,它的照耀强度和作用将会不同。扎拉图斯特拉以及尼采或许仍然站在一个高迈的立场上,但这种立场绝非超越的、彼岸的立场。充溢和贫乏,乃是尼采太阳比喻的飞轮的两翼,二者共同构成了赠礼,缺一不可,因为压倒性的充溢不是赠予,单纯的亏空和贫乏也无法赠予。

①关于“夜歌”的主旨,沃格林解释为“被恩典拒绝”的哀叹,而或许可以认为,这是“出于充溢的放弃”。或者更恰当的说法是:这是“距离的激情”,由于夜的神秘之不可参透所激发的激情。夜歌显然不仅仅是忧伤哀叹之歌,而是一首节制而优美的“灵魂之歌”,一首在夜幕下才苏醒过来的“热爱者之歌”。(“夜来了:现在一切跳跃的喷泉更加高声地说话。而我的灵魂也是一注跳跃的喷泉/夜来了:现在一切热爱者之歌才苏醒过来。而我的灵魂也是一个热爱者之歌。”)参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刘景联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年,页32-34。